



“两京通衢”遗址位于青州市尧王山西路北侧的西店大街上。记得小时候，父亲带我走亲戚经过那里时，指着满面沧桑的古老建筑说：“这是两京通衢，老百姓叫它北阁子，在古代是连接南京和北京唯一的道路。”笔画繁多的“衢”字让我牢牢记住了它，但真正喜欢上它并懂得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却要多年以后。

十年前，旧地重游，我认真端详过它，深深感慨时光荏苒，物是人非。今天当我读到《青州交通志》里的记载，才知道最早在秦始皇实施“车同轨”时，有一条横贯东西的“秦驰道”——从长安到威海的成山角，就在此设立了驿站。魏晋南北朝时的“燕青驿道”——燕京（今北京）至青州，这里已成为青州通往北方各州县的驿道。东晋时它是古东阳城的西北门，是从西北方向入城的必经之路。公元1421年，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，南京成为“留都”。为方便传递公文等，在青州设立了“两京通衢”驿站，成为南京到北京的重要交通枢纽。它跨越时空，连接两

重游“两京通衢”

◎吴瑞芳

地，是文明之脉、财富之母，见证了青州古城建城2000多年和作为整个山东地区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中心长达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。

合上书，我立即骑上车，穿过车来人往的闹市，拐进僻静的西店大街去看望它。远远地，就望见“两京通衢”上殿下洞的两层建筑依旧默默地矗立在原处，仿佛被时光遗忘。我把车停在宽3米左右，长约80米的青石古道前，一步步慢慢走近它，走进车马慢的时光：古道两旁风格各异的商铺旗幡随风摇曳，好像在招手欢迎远路而来的客人。“哒哒”飞驰的快马由远及近，风尘满面的信差一脸严肃地扬鞭策马而过。“咕噜咕噜”的转动声中，一架架木制独轮车满载着货物缓缓驶来，身背包袱、手持雨伞进京赶考的学子走过门洞渐行渐远……

站在门洞前，我细细打量着古老沧桑的“两京通衢”，每一块青石都严丝合缝地贴合在一起，顶部成拱形，高大坚固，蕴含着包容

博大的千古文明和古人的聪颖智慧，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风雨雨，依然完好无损。石拱结构的门洞雄伟宽阔，小型汽车能轻易驶过。内墙两侧各有一个方形孔洞，应该是放门栓的。石拱上方是玄帝阁，俗称北阁子，青砖琉璃瓦，出厦挑檐，正中间是二龙戏珠的装饰，红色门额匾上书“玄天大帝”四个烫金大字，是大道上的一处标志性建筑，也是青州现存唯一的阁子。

沿石洞东侧的石阶进入玄帝阁，其背面镶嵌着朝廷钦赐的“两京通衢”石匾，四个大字雄强大气，刚健道劲。

西店村拆迁前，村民们每天从这里出入。现在路旁的菜园里还种植着村民们的菜蔬。我徜徉在古道上时，一个七十多岁的村民正好提着满满一袋子菠菜、油菜下来，跟他交谈了几句，他的话语里满是对过去惬意舒适慢生活的思恋。往南约三里处，就是青州东阳城的镇青门（俗称马驿山）。北阁子门与马驿山之间称马驿店，是当年的驿站与客栈。古代晚上戌时关闭城门后，来

不及进城的官吏商贾、文人墨客们就在此歇息。所以这里既是驿使下榻住宿的地方，也为来往行旅者提供了遮风避雨、助力梦想的温暖寓所。想当年，怀揣重要公文的信差，从千里之外的北京奔波而来，在这里做短暂停留，然后又匆匆奔赴南京。不知有多少人从这里步入京师，一朝成为人中龙飞黄腾达，又有多少人依旧会再次路过这里，黯然重返家乡。

鲜亮亮的太阳喷薄而出，豁达潇洒的诗人吟诵着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又踏上了新的旅途。英勇威武的将军带领人马疾驰而过，身后的浓浓尘烟升腾起“铁马秋风大散关”的雄放豪放。再回首，我恍然看到被磨得油光锃亮的石板路上，正上演着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的诗意浪漫。眨眼处，又是一道“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的寂寥背影。

抬眼望，阳光明晃晃地照在我的头上，一如当年。



雪

◎兰心

如果说冬是四季的过客，那么雪，就是冬的灵魂。

我爱雪，爱雪中那银闪闪的世界。塔松一夜变成“白头翁”，马路变成溜冰场，小河也静静的，不吵不闹了，连树枝都镀上了银边，晶莹剔透，如梦如幻。天地一色，白茫茫一片，整个世界仿佛都沉醉在冬的柔情和雪的诗意中。儿时的我，常常眯着眼，扬起小脸，随着雪花曼妙的舞姿一起在雪中旋转，有时轻轻接住几片雪花，静静凝视，想去探寻雪的秘密；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地出来，堆着雪人，或是攥着雪球，上演一出热闹的打雪仗的好戏。弄雪之乐，唯孩童最懂。

记忆中儿时的雪，总是那么肆意又充满温情。农村的冬格外寒冷漫长。雪是冬天的常客，而且一来就是好几天，一副赖着不走的模样。大雪封山，原野茫茫，村子里则是另一番景象：没过膝盖的雪层，堵住了门口，大人们忙着铲除积雪，我们也跟着瞎闹，故意在雪地里疯跑，用自己的腿脚在“雪墙”里辟出一条长长的通道。兴致来了，还会在“雪墙”里挖洞，给自己造雪房子。玩得忘乎所以时，全然不顾衣裳湿透的寒意和父母的责骂。

后来，大家玩腻了又想出新花样：牵着自家的狗跑到村外，在雪地里举行狗拉书包比赛，书包里装上砖头，给狗狗套在头上，谁家的狗跑输了，就给其他人买十个琉璃球。如今，早已忘了比赛的结果，只记得比赛过后雪地一片狼藉。雪，是孩子亲密的玩伴，哪怕挨顿揍，仍旧不长记性，明日接着玩。孩子们因为雪，痛并快乐着，痛是暂时的，快乐却无穷无尽，哪怕在梦里，也会笑醒。

雪给孩子们带来的快乐是单纯的，他们不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美妙意境，没有“轮台东门送君去，去时雪满天山路”的离愁别绪，没见过“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”的奇观，也生不出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”的满腔悲愤。在孩子的世界里，雪是美的，是好玩的，有趣的。

成年人的世界里，雪被赋予了诸多的内涵，寄托了无尽的情思。“非关癖爱轻模样，冷处偏佳。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。”纳兰性德不爱雪的轻盈姿态，独爱雪的孤傲高洁。“皑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。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……”汉代才女卓文君，在写下这首《白头吟》时，该是怎样的肝肠寸断，如雪般纯洁的爱情在这首诗里黯然谢幕，为情所苦的卓文君借雪来歌唱自己的爱情。雪，还是梅花的挚友，报春的使者——“雪霁花梢春欲到。浅腊迎春，一夜花开早。”雪带着春的气息，一起在枝头绽放。

雪是自然的杰作，美的化身，善的精灵。“天地初飘雪，低眉尘世间，雪落无声时，人间共白头。”透过这美丽的意境，朦胧间，雪，仿佛变成一位智者，一位老友，款款向我们走来：她品性高洁，随遇而安；她无欲无求，利益众生；她教人于无声，亲切而深情。

自然有四季更替，人生有悲欢交集。在我们生命的天空中，惟愿留一片永不融化的雪，与人共舞，让每颗心都通透澄明，让每个人都活出雪的精神、雪的风情。



摄影：常方方
拍摄地点：临朐县嵩山水库



曾是画中人

◎夏京收

孩子们时常牵着家里的几只山羊，到水塘附近给羊找草吃。临走，母亲总会叮嘱他们离水塘远点，那里水深。

孩子们牵着羊，选一处毛耳朵草多的地方，将长长的牵羊绳拴在旁边野生长出的小芙蓉树上，自己便在花红草绿的坡地里自由撒欢了。

此时，即便是一个从不疯玩的乖孩子，也会到临近的芦苇丛里探头找寻，想掏一个苇喳鸟的巢窝。这种鸟的老巢总会悬吊在三四株苇秆间，里面有幼鸟或鸟蛋。

孩子们也会躺在几棵相依相偎的平柳燕子树阴下，仰脸从虬枝缝里看天空掠过白云和飞鸟，又侧过脸看静默如画的老水塘，脑子里想着关于老水塘的神话，在遐想里沉沉睡去，直到被几只吃饱的羊“咩咩”地

叫醒。

此时，景美如画，孩子们却浑然不觉，因为他们是风景里的人。

时光如飞鸟掠过天空无迹。后来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父母不再让孩子们私自靠近老水塘。水塘方圆百米内野草杂丛生，岸边花繁柳密，高大的平柳燕子树透着岁月的沧桑和风尘，就连当年孩子们栓羊绳的小芙蓉树也都大姑娘般愈发美丽动人了。

塘水清静如昨，像一块硕大的墨玉镶嵌在村前绿野里，水里漂浮几缕蓼草，偶然穿过水面的几只野鸭子，衬托着老水塘的寂寞和冷艳。

风景依旧如画，当年的画中人去了哪儿呢？那些在老水塘边放羊的孩子，各奔前程，青青草地上早已杳无踪影。

筷子胡同的暖事

◎王乐成

小东屋，冷得像冰窖。晚上，一床花棉被，窝着我们兄弟仨。可谁也不愿先钻被窝，凉啊！母亲心情好时，会掀起被，哈气给吹吹，然后说，被窝热了，再不去就凉了。钻进去，果真热乎。其实，那都是大人哄孩子的把戏。

小时候，乡下人不知有暖水袋，见到了也买不起。我们兄弟，最盼母亲摊煎饼烧炕砖头。母亲摊完煎饼，烧上地瓜，再烧上块青砖。砖烧热了，用火棍子拨出来，吹了灰，拿块旧袜子包了，塞进去暖被窝。我们仨就用脚勾抢热砖，三抢两抢，布子开了，热砖粘的柴灰，就抹到了被窝里。这就是我们兄弟盖着黑被窝的由来。再后来，给我患痲病的嬷嬷治病，有了两个盛葡萄糖水的瓶子，这成了装热水取暖的宝贝，可好景不长。那只宝贝，在我兄弟的哄抢中，滚到地上碎了。另一只，给嬷嬷用着，我们干眼馋。

我最羡慕木匠良伯伯家。良伯伯在自家院里加工门窗，打制家具，院子里少不了木刨花子和锯沫子，锯末可掺少量泥，拍做木屑饼，晒干了，留着冬天生炉子。雪后，生炉子的良伯伯家暖和，良娘娘人和善，喜欢孩子，常分给我们瓜子或橘子瓣糖。吃过晚饭，孩子们便聚到他家，烤炉子暖和，听良

伯伯讲故事。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”这是从父亲藏在柜橱里的《千家诗》上读到的。因是竖版繁体字，很难读懂全诗，可这“红泥小火炉”却看得至明澈白，仿佛望到了通红的炉火，直看得我眼热心跳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家里生上火炉。我们凭着一张煤灰票，从弥河桥北的县焦化厂，拉回来一地排车碳泥。碳泥黑如烟灰，黏稠似膏药。父母把碳泥兑了水和箩细的土，地上铺了麦糠，便做出了小场园般大的碳泥饼。父母亲和碳泥饼，直干到月牙偏西。惹来邻居众多艳羡的眼神。

碳泥饼晒干后，母亲让我们兄弟用福篮子盛了，抬着给住园里的嬷嬷，给独身的邻居春伯伯送去。炉中引燃的碳泥饼，火焰不大，却暖了和屋子，煦暖了全家。

当下的美丽乡村，可谓衣食无忧。就取暖事，城区周边都用上了暖气，有的用上了空调或电暖器，有的取暖还用上了太阳能等清洁能源。就是山乡村民，也家用上了烧煤的土暖气。

这真是：往昔严冬冻裂地，百姓取暖无所依。富民政策赛春风，阳光普照照心底。

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孟冬寄语

◎高立基

（一）

晚秋叶落绿茵屠，冬雪生灵恋日鸟。
过隙白驹经笥件，雅翁寒夜赋诗书。

（二）

甲辰冬始寒香冷，夜梦来春花草萌。
四季轮回华夏振，龙飞凤舞九州腾。

【双调·水仙子】

清晨

◎南广勋

寒潮昨夜过前庄，今早村边银杏黄。果园一片萧条样，枝头叶落光。老青松却淡定安详：顶红日，着绿装，平静如常。

【中吕·朝天子】

大金钩韭菜赞

◎张恩勤

老韭，嫩韭，东浦田园秀。碧波千顷竞风流，一曲高歌奏。叶翠生吃，根白看就，“还阳草”叫久。可口，价优，百姓心头肉。

【中吕·朝天子】

初冬晨雨

◎何远见

雨珠，雨珠，冬日来光顾。开门听见鹊儿呼，落叶镶金路。雨点轻弹，云儿漫步，再添欢快曲。看取，乐取，境在人心处。

最忆父亲的

烧辣椒

◎孙玉晔



在那悠长斑驳的岁月里，总有一抹温暖的味道穿越时光隧道，久久地萦绕心间，那便是父亲做的烧辣椒。

童年的院子里，总会种着几行红的、绿的辣椒，每当炊烟袅袅升起，父亲便会往灶台口多添几把柴火，趁机走到院子摘来辣椒洗净擦干。待到灶火渐弱，红彤彤的辣椒已摆放在奄奄一息的火苗里。这时，父亲在灶台口蹲下身，用火棍轻轻拨弄着辣椒，仿佛在与每一颗辣椒进行亲密的对话，直到它们在火焰的轻抚下渐渐柔软。

不等凉透，滚烫的辣椒已被父亲小心翼翼地撕去外皮，扔进蒜臼。此时，父亲的灵魂配料——虾皮已在一旁等待了，父亲抓一把虾皮扔进蒜臼，便开始用蒜锤捣辣椒，直到辣椒肉的焦香跟虾皮的咸香融合在一起。为了快点吃上烧辣椒，我会趁父亲捣辣椒的间隙，去院子里拔几棵香菜和小葱交给他。就这样，一眨眼的工夫，被香菜和小葱点缀的烧辣椒便新鲜出炉。只待父亲喊我：“闺女呀，来吃烧辣椒了！”听到“召唤”，我屁颠屁颠地跑去厨房拿来热腾腾的馒头递给他，他一边嗔笑着怪我嘴馋，一边挖一勺烧辣椒抹在馒头上，小心托住馒头送到我嘴边，我轻轻咬上一口，鲜咸可口、辣而不燥的烧辣椒在口腔馒头的包裹下清香醇厚，幸福感瞬间涌上心头。此时，料事如神的父亲会递过来一杯“解辣”的凉开水，那水不仅解辣，还有一丝甜意在心头。

每年夏天，父亲都会给我做无数次烧辣椒，那混合着焦香味的烧辣椒便变成了我心底最熟悉的味道，它承载了我的童年。

时光荏苒，我在岁月的催促下，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父亲，那股烧辣椒的味道却挥之不去。后来，为了复刻记忆中的那份味道，我尝试着用烤箱烤辣椒，用平底锅煎辣椒，然而，或许缺少了灶火中混合着麦秸的焦香，也许缺少了父亲的那份耐心与专注，我做出的辣椒不是干瘪，就是湿漉漉的，始终难以捕捉到父亲烧辣椒的独特韵味。于是，回到家乡吃一顿父亲的烧辣椒成了我真挚的向往。无需言语，无需预告，父亲总能洞察我的心思，用一盘香气四溢的烧辣椒给我解馋。在一大桌琳琅满目的佳肴之中，烧辣椒是独属于我的一份幸福。

临别之际，父亲又会提前烧好辣椒放进保鲜盒，让我带着家的味道继续前行。尽管路途遥远，我却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份沉甸甸的爱意与牵挂，那不仅仅是一盒烧辣椒，更是父亲对我无声的关爱和思念，是家的味道，是心灵的慰藉。